



## 一个被教育者心中的理想教育

——关于美术学院中当代艺术教育的一些思考

The Ideal Education in an Educated Person's Mind

——Some Thoughts About Contemporary Art Education in Academies of Fine Arts

丁楠 Ding Nan

当代艺术具有思想性、综合性、实验性几个特征。“当代艺术”这个词在现今的具体指向应该包含美术、音乐、舞蹈、电影、文学等传统艺术类别。当代艺术教育的发展，当然不仅仅是美术学院单独的事情，也是音乐学院、舞蹈学院、电影学院、中文学院共同完成的，但尤其重要的是在美术学院内部率先发生了结构的调整来展开新的艺术教育。比如像实验艺术、新媒体艺术、跨媒体艺术、综合艺术等新型系科的建立，这些新学科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均是原有的美术学科不能包容的，甚至相反能够包容原有学科的综合特点。这也是美术学院整体转向开放、和适应时代的标志。

正好上个月中国学院实验艺术教育大会筹备，我担任了美术院校的实验艺术专业的考察工作，在网络、文献、和实地考察等工作结束后，大体上掌握了美术学院教学当中的数据化资料，对大多院校教学的模式和教学方法有些认识。谈到当代艺术教育和当代艺术这些大的问题的时候，想从被教育者的角度说说美术学院的艺术教学现状和理想化的教育。

### 知识化教学和思想方法教学

知识化教学和思想方法教学能让我们得到相对完整的社会观，在当代艺术的教学当中，能让我们自如的判断自己在社会当中的角色和身份的重要手段就是大量和全面的了解整个社会现状和艺术现状。现实需要知道的信息一定包括国际当代艺术中重要的事件，个案信息。让我们知道在当代艺术环境下艺术家都在做什么。除此之外还应该更广泛的了解社会当中发生的其他重要事情，包括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大众文化等各方面的信息，这样才有一个更开放多元的视角面对当今艺术。老师的责任在这里就是要进行信息的呈现和传授活的信息的方法。

在现今的美术学院当中，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案例。

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李强在2007年的文章《当代绘画艺术综合化趋势与油画系课程改革的关系研究》中这样写道：“2006年开始，在结合了油画艺术工作室和综合视觉艺术工作室成功的教育经验基础上，我们提出建构符合艺术教育发展规律的、多元化、跨学科的艺术教育体系。”而且随即建设了油画系文献库，由宁佳和朱海等人主持。文献库作为数据库和文献资料的整理功能在川美油画系的设置是一个有效的突破。表示一个以传统技术为核心的专业向知识化的教学进行演变。

在中国美术学院的张培力的教学当中，不仅仅是对现有“新”媒体的研究，其实更多的也涉及到了对历史上多种创作案例的研究和剖析，这样就营造了一个“新媒体”之所以“新”的语境，使“新”成为一个历史切片上的形容词。弥补了反复求“新”而引发的尴尬。

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当中设置了由高士明主持的研究策划部，主要从事文化研究、媒体批判与当代艺术策展，跨学科研究和跨领域实践。甚至聘请法左哲学家进行主题性讨论。观念艺术以来，艺术指向范围逐渐模糊，以至于在教学中难以把握，“媒体”给了能够把握艺术的一个新的角度，从艺术传播的方面，用把握媒体的方法把握艺术，这也是艺术媒体化的重点所在。“跨媒体”不光在艺术类型上解放了，也解放了对艺术的思考角度。

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自开办以来设置的社会文化考察课程，大众审美调查课程如今也已经坚持了五六年了，积攒了大量的文化样本，这种文化考察活动是不是艺术已经不重要，能不能生成艺术创作更不重要，重要的是研究价值，方式的价值，以及获得全面社会信息知识化教学。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展望等教授在做一些像“观念”“材料”等课程，其目的是为了打破雕塑单一的造型方式，最终“观念艺术”在理念上远远超出“雕塑”的范畴，甚至直接是颠覆雕塑概念的本体指向，已经超出了雕塑系科的传统教学，无疑是种大胆的尝试。

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韩宁教授的跨文化阅读、思想研究课程。韩宁在教学当中强调“意图为先”，也是理论导向的文化研究方法。对中西方文化经典的具体内容作仔细研究，从而梳理当代文化的思想的源头。

当代艺术教育思想化并不是说要灌输思想或者统一学生的思想。思想化教学当中教师的角色更是一个启发思想的角色。这个问题我曾经在实



#2

验艺术大会上向邱志杰提问，尤其是他对于（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总体艺术方向的总体艺术思想史的理论梳理当中，给学生做的是思想启发？还是把所有学生做的课题进行统筹？邱志杰的回答非常清楚：教学当中包含邱志杰自己的思想逻辑传授，但这种逻辑并不是教学当中的重点所在，带给学生是自我选择的权力。邱志杰教授一直致力于开发“文化命题”和“社会项目”，如：贫困设计博物馆、曲阳调查等等众多命题，让学生能够在完成这些项目的同时获得自身的文化认知、思想角度和创作锻炼，这些项目既是整体的又是个人的，是相对成功的教学方式。

插一句：就在前两天，朱其在一篇文章中直指了实验艺术的“设计化”倾向，与缺少人文关怀、宗教哲学的思考。尤其指出了中央美院吕胜中教授的教学：“这种材料和形式主义的实验教学和创作往往有两个致命缺陷，即缺乏人文性和传统基础。”我是觉得这两个致命缺陷是从办系开始就不存在的，到今天，我已经在中央美术学院当了七年学生，其中六年在实验艺术系

#1 禁吠令 影像 徐然  
#2 肌肤 综合材料 丁楠



度过，从2005年入系开始，就开始系统的组织人文课题考察，而且很多的课题都是从中国民间传统文化资源入手进行研究。朱其自己没有做认真的考察工作，不了解实验艺术教学的结构，下的结论其实有点不负责任。从文章的分析看朱其所指的问题好像是在各大艺术院校大规模建设的设计学科、传统美术学科。他们或者以设计思维、创意方式的训练为主或者以教授传统技术经验为主，但这样的批评扣到设计类学科上又是不公平的，设计学科的分工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分工的必然要求。在设计学科的本科教学当中，重点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培养一个合格的设计师，并不是培养具有文化研究素质的艺术家，同时传统美术学科也已经意识到出现的问题，他们本身早已开始变化。所以这些问题并不是美院传统学科的问题，更不是实验艺术、跨媒体、新媒体等专业的问题。

#### 全面的历史观

在大学的學習過程中，我們學生的成長，僅僅靠學院或者系科之間開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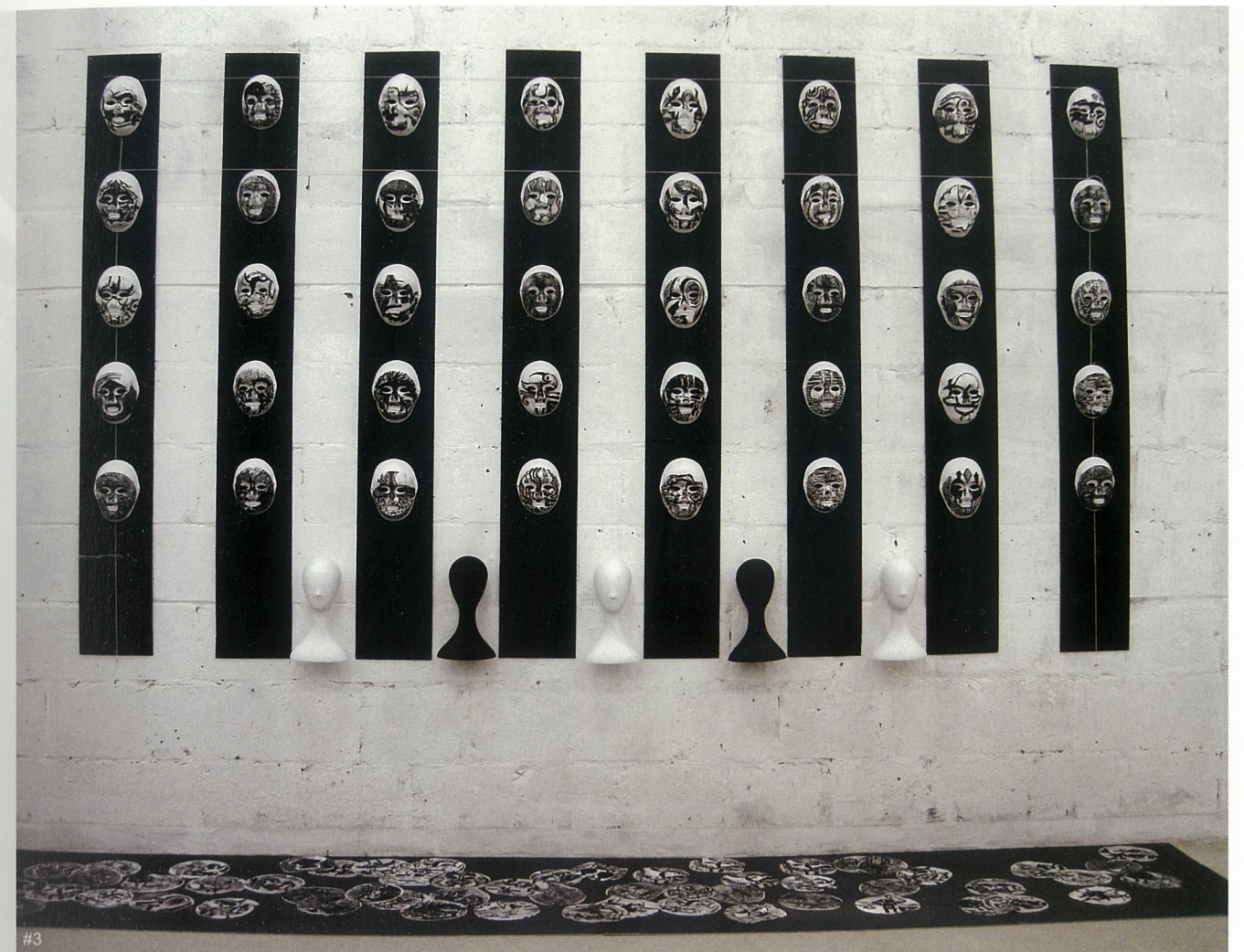
的中外美術史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从事当代艺术创作，必须能完整的认识和把握一种思想的能力，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分文、史、哲等细致的学科划分。全面了解一种思想或者一个思潮，仅仅靠单一的美术史的角度是片面化和孤立化的，必须了解一个时期的思想根源、经济基础、技术条件。像数学、几何学的发展是产生和推动西方现代艺术的根本动力，一个新的艺术概念产生根源并不是来源于其学科内部，而是学科间的思想磨合，兼容并蓄之后产生的。美术学院如果要把我们培养成当代艺术家，首先应该让我们具备从十九世纪的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开始的艺术信息，“现代”的思想源头和文化根源，从而有效的判断当代的艺术概念。但是据我了解这样基础性的教学并不是每个艺术学院都做到了当代艺术教育，很多学生在大学毕业时仍然不知道自己从事的专业的根源在哪里。历史梳理，其实这不只是一个方向同时也是一个态度，做到这些并不困难，几个重要的讲座和每周或者每月组织几次跨领域思想讨论就足以。

#### 清晰的艺术概念梳理

在当代艺术教学中，假如没有方法，仅仅靠实践经验对我们进行引导，又靠我们的天生才气去领悟出来是远远不够的，那就不如我们自己冥想来的更直接一些。教师更需要把艺术概念做一个清理，讲述给我们，使有一个概念参照。像邱志杰说的，即使带给学生的是一个靶子，一个反面教材，也能提供颠覆的可能性。

四川音乐学院美术学院雕塑系的许庚岭在实验教学的课程中，首先探讨的是“雕塑”这个概念，重新探索雕塑概念下的“本体”的指向性，前段时间的访谈当中，他却以泛化、模糊的“雕塑”概念代替“装置”、“行为”等不同的概念，说装置等创作方式也同样是雕塑。我觉得他对雕塑的概念并不明确，这种不明确的雕塑概念在教学当中很难达到固有的教学目的。“装置”我们可能更多认为是对“现成品”的运用，它更不是为造型生产，而是产业化的，“装置”是通过艺术家把这些物品为自己的观念所用，把所有生产的现成品装配在一块进行重新定义。把这种为经济和其他目的所用的“产品”重新扭转成表达的工具。雕塑强调的更多是“造型”的概念。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在艺术创作当中我们不必清晰的掌握这些概念，也可以有意模糊掉一个概念的指向范围达到重新理解和定义的目的，但是在教学当中，教师必须把清晰化了的、历史化了的、概念解释给我们学生，让我们自己重新判断。

#### 多样的技术体验



如果当今艺术教育重点放在技术教学和经验式教学上，严格来说，这是古典美术的教学方式，并不是当代艺术的教学方式。在美术概念的范围里，审美性放在整个概念的核心地位。对审美经验的传授和学习，及对创造“美”的技术是“美术教育”的重要手段。在当代艺术教学中，美术只能作为一种技术体验存在。艺术学院里除去像舞蹈、唱歌、杂技这种传统的身体训练，在当代艺术教学中把技术当成一个系科的核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艺术学院并不是搞科研，也不是单一的视觉、形体的技术训练，况且如今社会的各种培训机构已经完全具备完成技术培训的能力，根本用不着在大学里进行。在科技高速发展当代社会中，作为一个艺术学院的学生我们已经无法拥有一种别人都望尘莫及的技术专利，也无法拥有一套几年内不过时的超级工具。在社会性的艺术创作中，一般都是科研人员或者机构临时客串一把“艺术创作”，或者直接改行来做一个“当代艺术家”。更多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合作”关系。艺术创作者主动寻求“技术”。所以

在艺术学院的教学中，第一就是提供各种技术体验的机会，当然这种机会并不是去购置大量的科技设备，与聘请大量的科学家及工程师，也用不着像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那样直接聘请工程师当教师。不如直接把我们带进科研机构或者工程现场，进行体验。我们在学院当中学习的“技术”不是需要“深度”而是“宽度”。要有丰富的多样性，才有丰富的选择机会。

有了这种全面的历史观和完整的社会观、多样的技术体验才能使我们知道在当代，在艺术范围内该做什么，对象是谁，如何去做。当代艺术教育也不仅仅停留在学院里，当代艺术是社会性的，公共性的。我们大学毕业后仅仅被带进职业圈子，签几个画廊卖作品是最不重要的。因此也要求我们不能太过于看重职业艺术家这个求生的方式，不能少了文化人的社会责任。对于学院体制我们从没有过悲观的态度。而是激发其反复创新。我们知道，教与学是相互的，老师教育学生，肯定需要我们的理性回馈，更需要我们在现有的学院条件下，尽可能的做到更有效的学习。做一个合格的被教育者。

- #1 “身体媒介系列实验” 展出 中国美院
- #2 “日常性的媒体实验” 展出 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 #3 面膜 装置 尹力